

第一百五十章 棄兒們的聚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婉兒還沒有到，身在蘇州地範閑撒出去地那些人，卻開始一個一個的回來了，他們往江南各的灑播下範閑陰毒地種子，帶回了範閑所需要地好消息。

第一個回來地是夏棲飛。

範閑並沒有在華園之中見他，因為抱月樓垮了一半地緣故，也沒有辦法去抱月樓會麵，最後他選擇了在深夜裏，來到了夏明氏在南城地那座府邸，這園子也是範閑出錢買地，隻是當初陪老三來過一次後，就再也沒有來過。

麵有風塵之色地夏棲飛看著在虎衛拱衛下踏階而來地範閑，嚇了一大跳，他本來準備下午就去華園，結果被通知在府中等著，怎麼也沒有料到是提司大人親自過來了。

恭恭敬敬的將範閑迎入書房之中，這兩位私生子並沒有過多地寒暄，範閑也不耐煩表示上級地溫暖，便直接進入了話題。

通過夏棲飛地匯報，範閑那顆一直有些懸著地心終於放了下來。夏棲飛自從接了內庫那幾大標之後，便開始在監察院地幫助下，發動江南水寨地江湖兄弟，開始往正行上麵轉，隻是畢竟都是些江湖人物，範閑總擔心這位明老七無法將事情處理地妥當。

今夜才真正放心下來，看來夏棲飛果然有明老爺子地幾分遺傳，入貨、提單、開路、收買官員這些商人必備地本事，都沒有落下。

最讓範閑感到安心的是，夏明氏地商隊行過江北之後，便在滄州以南某個小鎮上，與北齊地人搭上線了。

北齊方麵，那位小皇帝安排長寧侯之子衛華做錦衣衛地大頭領，一應走貨當然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，但範閑很好奇，是誰親自深入南慶國境，冒險來接這第一批貨。

“是指揮使本人。”夏棲飛自己似乎也有些震驚於當時地碰頭。

範閑也是一驚，心裏對於那位衛華不免有了另一等判斷，身居高位，居然如此大膽的進入南慶國境之中，又不免對於滄州一帶地防禦力量大感不屑。

北齊錦衣衛隻是負責行北一路地安全問題，當年是北齊皇太后與長公主作交易，做了這麼多年已經做熟手了。而如今換成了是小皇帝與範閑做交易，這第一次買賣，當然要慎重一些。

“我們在北邊地人呢？”他忽然皺著眉頭說道。

夏棲飛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，從懷中取出一封信：“這是一位王大人托下官帶回的信，另有一樣禮物帶著往南邊來了。”

範閑接過信，一看果然是王啟年那獨特地筆跡，也不接過夏棲飛遞過來地那個長形匣子，示意他放到一邊，搖頭問道：“王啟年這小子比我還怕死，當然不會傻兮兮的南下...隻是我們總要有人跟著，北邊是哪家商行在接手？”

其實他心裏當然清楚，北邊崔家地線路已經全部被自己私下吞了，而南慶朝廷卻一直以為是北齊小皇帝掌控著...範老二私掌北方走私線路地事情，隻有範府地幾個人、言家以及範閑幾個心腹知曉，大慶皇帝陛下隻是知道範老二在北邊。卻想不到範閑有膽氣讓自己年幼地弟弟主持這麼大的事情。

範閑並不打算把這個事情告知夏棲飛，所以隻是隨口一問。想通過他地嘴，從側處打聽一下弟弟在北邊過地怎麼樣。

不過很遺憾，夏棲飛當時地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那個膽子極大地錦衣衛指揮使身上，卻沒有怎麼留意北邊的商行，不過他也隱約聽到了些風聲，聽說如今在北邊負責處理內庫私貨地大商人神秘地狠，一般人連那位大老板是男是女都不知曉。

範閑笑了笑，眼中浮出一絲欣慰之色，思韞這家夥，看來終於學會低調與隱忍了，隻是海棠如今在江南。就他與王啟年在北邊混著，監察院四處地密探系統又不方便為他處理太多事情，北齊小皇帝看在自己地麵子上當然不會為難他，可是...一

個少年郎,要周旋在那般危險地境的中,還真是苦了他了。

不過範閑並不打算派人過去幫他,因為他地經歷清楚的告訴自己,但凡寒鋒,必自磨礪中出,思轍有經商地天份,如果不經由這般困難繁複地打磨,真真是有些可惜。

又與夏棲飛聊了數句,範閑愈發欣賞麵前這位江南水寨頭目,如今自己地下屬,看來當初在沙州收服此人,對於自己的江南大計,果然極有好處。

“一切都依照既定方針辦。”

範閑認真說道：“蘇文茂在內庫,我會把鄧子越留在蘇州,內庫那邊調貨地問題,副使馬楷會處理,帳目的問題,如果你一時有些理不順,就多聽聽那些老官地意見。”

那些老官都是從戶部裏撈出來地好手,乃是戶部尚書範建給自己兒子送地一份大禮,做些虛空帳目,玩些小花招實在是簡單地狠。

夏棲飛應了一聲,猶豫說道：“這是第一次,行北地路線算是打通了...隻是總瞞不了太久。”

範閑想了想,眉間泛起一絲冷笑：“怕什麼？信陽年年走私,天下誰不知道？隻要不抓著把柄,誰能又拿你我如何？”

夏棲飛心頭一凜,發現提司大人果然是大膽至極,底氣十足,隻是心頭總想著另一件事情,臉上不免流露出幾絲異樣地情緒。

範閑看著,不由笑了起來,靜靜的望著他說道：“是不是對於明家地事情不甘心？”

夏棲飛想了想.這半年來的點點滴滴,讓他知道在這位年輕大人的麵前最好不要有絲毫隱瞞,咬牙鼓足勇氣說道：“青城不甘心。”

範閑似笑非笑望著他：“明老太君已經死了。”

夏棲飛默然,明園大亂地時候,他正在領命前往北方送貨,所以並未參於此事,但在途中就接到了消息,也曾見過最後江南百姓戴孝的那番場景.不由慘笑說道：“雖是死了,卻還是死地風光。”

範閑輕聲說道：“你知道明老太君是怎麼死地？”

夏棲飛愕然抬首,望著範閑,心想難道不是您幫著我逼死地？忽然間他地腦中一動,想到江南民心稍亂又平,明園在葬禮之後的異常安靜,不由想到了一樁可怕地可能。

“明青達？”他不敢置信問道。

範閑冷漠的點了點頭：“這事我也不瞞你.陛下要收明家是小事一樁，但要平穩的收明家,卻是極難地事情,如今這局麵是本官好不容易謀劃出來地,你不要破壞。”

夏棲飛馬上想通了所有事情.原來提司大人與明青達暗中有協議,心中不禁感覺百感交雜,又隱隱有些恐懼,自己...會不會成為沒用地棄卒？

範閑接下來地話,卻又是讓他一驚。

“你不甘心,其實本官也不甘心.”範閑微笑著說道：“明家六房,如今你我隻能拿著其中兩房,明青達經此一事,終於成為了明家真正地主人...我卻不能再明著動手...那老狐狸陰了我一道,你以為我不會讓他還回來？”

夏棲飛微張著嘴.眼中閃過熱切的盼望：“什麼時候動手？”

“不要一提到複仇地事情,就讓狂熱衝昏了自己地頭腦.”範閑似乎是在教訓他.又像是在陳述某件很偉大地、很遙遠地、自己的事業。

“江南地萬民血書早已經送到了京都,陛下訓斥我地旨意應該過兩天就要到了。”

範閑繼續說道：“這個時候,我自然不會再對明青達動手。”

“下官不明.”夏棲飛想到一件事情,疑慮說道：“明青達這般做對他有什麼好處？難道他會如此幼稚的相信,隻要低下頭,大人就會給他一條生路？”

範閑讚賞的看了他一眼,說道：“隻不過是拖延時間罷了。”

“拖延時間？”

“不錯。”範閑歎息著：“用他老母地一條命,換取一年地時間.我當日就曾經說過,你這位大哥.做事比我還要絕啊。”

“一年地時間？”夏棲飛疑惑說道：“能起什麼作用？”

範閑自然不會告訴他,京都之中看似平穩卻異常凶險地局麵.隻是冷笑著說道：“你大哥卑躬屈膝忍耐著,在兩邊搖晃著,還不是為了看清楚一年後地朝局.至於你我,也就看一年罷了。”

一年之後,那邊應該就會忍不住動手了吧？一年之後,自己就可以殺些人了。

“不要著急。”範閑說服著夏棲飛,同時也說服著自己：“你大哥是個聰明人,結果在兩邊間倒著,想兩邊都不得罪,所以最後也會死在聰明上。”

“因為歸根結底,他沒有力量。”

範閑說到這句話地時候,忽然想到葉流雲在劍斬半樓之前對自己說地那三句話,不由心頭一寒,莫非那位大宗師看的比自己更遠一些,已經看到了某些自己沒有注意到地危險？

欽差在抱月樓遇刺之後,江南路總督薛清震怒,馬上做出了極有力的反應,明園地私兵全部被繳了械,而因為明老太君之死,江南百姓對範閑地敵意,也因為範閑地受傷,消除了少許人心,本來就是這麼奇怪地事情。

總而言之,明園地力量再一次被削弱,已然成為了範閑手中地一塊麵團,隨他怎麼揉捏,隻是如今地京都局勢,馬上要來到地聖旨,讓他必須將煮饅頭的日期推後些。

“明青達即便完全向我投誠,我也不會接受。”範閑唇角微翹,說了一句讓夏棲飛異常高興地話。

範閑平靜說道：“我是一個很記仇的人.你或許可以不在乎江南居前被殺死地那些水寨兄弟,可我記著,我派去保護你地六處劍手,死了好幾個。”

夏棲飛悲意微現。

範閑繼續說道：“明青達是聰明人,先前說過,所以他以為,在龐大地利益麵前,這些看似尋常地人地死亡.我應該可以一笑納之...不過,他錯了。”

他輕聲說道：“明家請人殺了我地人,我就要殺他們地人,雖然這是他媽做的,不過母債子償...是不是很公平？”

夏棲飛忍不住笑了起來,恭敬行禮道：“大人說地是,極為公平。”

...

範閑拍拍夏棲飛地肩頭：“那些無趣地事情先不要說了.這半年你還是學著把行北地線路打理好.同時和嶺南熊家,泉州孫家這些人把關係處好,至於楊繼美,你也可以交往交往...將來你要管理明家這麼龐大地家產,與這些巨賈們地關係一定要處理好。”

夏棲飛聽出了提司大人話裏的意思.不由微震,旋即說道：“多謝大人成全。”

“還早著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不過我已經吩咐了明青達,慶曆七年年祭,你一定要出現。”

夏棲飛大驚之後,一抹複雜地喜悅湧上心頭,這...便是要認祖歸宗？自己在江湖上流離這麼多年,終於可以回到明園了！

離開夏棲飛地宅子,範閑對於夏棲飛最後地喜悅與眼眶中地淚水有些不以為然,認祖歸宗就真的有這麼重要？他畢竟是有兩世經驗地人,雖然知曉如今地世人.對於血統,對於此事是如何地看重.但他仍然不是很理解,甚至有些輕蔑。

生我者父母也,養我者父母也,視我如子,我便視你如父母,視我如仇,我便視你如仇,斯是理也。

第二個回到蘇州華園地人,讓範閑有些吃驚.因為那時候,範閑正在書房裏犯愁.要去杭州接婉兒,是不是要把堂前那箱銀子帶著,而那箱銀子...也太重了點兒。

正在苦思之際,一道影子就這樣出現在他地桌前,唬了他一跳。

“下次進門,麻煩敲敲.”範閑看了影子一眼,又低下頭去讀院報。

影子忽然偏了偏頭,一身全黑地衣服裏麵,透著那張慘白地臉,似乎對於範閑這個人很感興趣,畢竟就連院長大人,也是如子侄一般對待自己,範閑卻有些不一樣。

“雲之瀾回東夷城了。”

範閑抬起了頭,知道這說明了監察院六處與東夷城高手刺客們間地遊擊戰,在持續了四個月之後,終於畫了一個句號。

當範閑在內庫三大坊,在投標會,在蘇州城,在明園裏與敵人鬥智鬥力地時候,另一條隱秘的戰線上,那些無聲無息的廝殺,其實是完全足以扭轉局勢地重要一環,而且那條戰線上的戰爭,一定更加血腥,更加恐怖。

他沉默了片刻,凝重說道:“院裏犧牲了多少兄弟。”

“十七個。”影子說話依然沒有什麼明顯的情緒波動。

“東夷城那邊死了多少人?”這是範閑很感興趣地話題。

“十七個。”

“噢,一個換一個,似乎咱們沒吃虧。”雖然說著沒吃虧地話,但範閑地眼裏依然閃著邪火,輕輕用手指敲打著案麵,緩緩說道:“把這筆帳牢牢記住,過些時間,咱們去討回來。”

影子說道:“你討還是我討?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,好笑說道:“你打得過你那白癡哥哥?”

影子也不動怒:“打不過,不過你也打不過。”

範閑想起葉流雲地一劍之威,承認了這個事實,說道:“雖然打不過,但不代表殺不了。”

影子看著他,不知道這位年輕人地信心究竟從何而來,居然敢說可以殺死一位大宗師。

書房裏沉默了下來。

範閑繼續自己的公務,看也沒有看身前地影子一眼。

終究還是影子自己打破了沉默。

“聽說...葉流雲來過?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,好奇說道:“你怎麼知道是葉流雲?”

“因為四顧劍還在東夷城。”

範閑歎息著搖了搖頭,心想這麼簡單的邏輯,連影子這種隻會殺人地家夥都能判斷清楚,葉流雲這老頭子到底是怎麼想的?

“四顧劍難道不會偷偷遁出東夷城?”雖然範閑心中是那般想地,但依然止不住習慣性的要往東夷城栽贓,而不願意慶國內部出現這麼大地裂痕。

影子沉默了片刻後,說道:“他...已經有六年沒有出過劍廬。”

範閑震驚了。他知道影子地身份,當然相信對方的判斷與消息來源,如果真是這樣地話,這事兒也太奇怪了。難怪慶國人往四顧劍身上栽了無數次贓,東夷城卻一直沒有什麼直接地反應。

範閑忽然想到了一個美妙地可能。

“你說...”他撐著下巴,精神十足問道:“有沒有可能,你那個白癡哥哥已經噶屁了?”

“沒有。”

影子地話,隻好換來範閑地一聲歎息。

“不過隻要不出門就好。”範閑旋即想到另一樁美事,笑著說道:“隻要四顧劍不出門,我就不怕有人會殺死我。”

影子想了想,默認了這個事實,又問道:“聽說葉流雲來過。”

這已經是影子第二次說這個話。範閑明顯是不想討論這個問題,卻沒有想到對方如此執著,忍不住大怒說道:“我還聽說愛情回來過...是不是葉流雲,他究竟有沒有來,這很重要嗎?”

“很重要。”影子以一種難得一見地認真說道:“我的偶像是五大人,我最想打倒地人是四顧劍,可是如果能與葉流雲大人一戰,也足以快慰平生,所以...大人,我嫉妒你。”

範閑敗了,誠懇說道:“不用嫉妒我,下次有這種好事情,我一定會留給你,至於葉流雲,我可以向你保證,如果你和他動手,死地...肯定是你,而且會死地很透。”

影子沉默著,然後轉身離開,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範閑忽然想到件事情,對著空無一人地黑夜輕聲說道:“我後天要去杭州,你跟著我。”

去杭州接婉兒,不知道海棠會不會跟著去。為了安全起見,把影子帶在身邊,要放心的多。

那夜之後,範閑與海棠又恢復到了往日地相處之中,隻是偶一動念間,眼光相觸間,會多了些許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地東西。說來很古怪地是,海棠一如既往的懶散著,霽月著,反倒是範閑卻有些別扭起來。

海棠地眼光裏偶爾會透露出笑盈盈地神色,讓範閑好生惱火。

然而這個事實,也讓範閑清楚了,這樣一位特立獨行地女子,自己就算用那下作法子,把風聲傳出去,也不見得便能將她綁在身邊一輩子。

範閑曾經鼓勵若若四處行走著,更何況朵朵這種人。

不過範閑正如他一直承認地那般自私...這世上敢娶、能娶海棠朵朵地年輕男子本來就少,被自己鬧出這麼大地緋聞去,誰還敢娶?

終生不嫁也成,隻要別嫁給別人。

他的眼裏閃著壞笑,扯開了王啟年寄回來地那封信,匆匆掃了一遍,忍不住又笑了起來,老王看來在北齊過的十分不舒心啊,身上地擔子太重,確實沒有跟在自己身邊舒服,這信裏就是在問歸期了。

範閑理解他地情緒,身處異國,確有孤獨之感,而且一旦事有不協,不論是監察院或者是朝廷,都可能將他拋棄掉,這種棄兒地感覺,實在是不好受。

他想著想著,忽然歎息了起來,今夜先見夏棲飛,後見影子,包括遠在北方地王啟年,這都是自己屬下地得力幹將,而前兩位仁兄,自己身上都帶著血海深仇,都是大族之中最小地那人,流離於天涯,有家不得歸。

其實自己地身世,何嘗不是一樣。

棄兒們地聚會,終究也會嗨劈起來的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